

戀海之惡波瀾



中華書局印行

戀海之惡波瀾

千四百八十二年一月二日。法國皇太子與佛蘭德之馬爾鳩利妃行結褵式。佛蘭德遣婚使來法。主於布爾播。布爾播者。法國之副教主。越二日。巴黎習俗。以是日舉行獸人祭。且選舉獸王。裁判所亦大演神劇。婚使欲往觀。布爾播敬諾。而巴黎之人亦聞寺院之晨鐘而早覺。紛湊雜沓。空市出游。

神劇之初幕爲正午十二時。朝來候久者。喧鬧。游走。狀類蜂蟻。中有一學生名福羅姆。卻姆者。自爲巨擘。率羣。鬻恣意爲尖酸刻薄之詬詈。苟遠立者。聞順風送來之聲。方誤以爲鵝鴨亂鳴也。

時鐘聲忽報正午。羣吠之魔乃稍息。喙蓋彼等所坐待者。一爲正午。二爲佛蘭德婚使。五爲神劇。然一分二分三分以至十五分。雖稍稍沈默。少頃仍縱其惡聲。詈婚使。爲惡劇者。爲患暴病以殂。若暴風雨忽襲耳爲之聾。

神劇之作者名格蘭哥亞魄魯。一瘦削黃腊之書生也。所作劇曲名「少女馬利野」。所以影射皇太子結婚之事者。是時適居欄干旁。見大衆騰沸狀。遂命扮周備德亞大神之某優開演。冀以安撫羣衆。此大神趨踰舞蹈。若示觀者以無限興趣。觀者乃不一屬目。然贊好聲忽起於座間。衆集視。則一衣衫襤褸袖露腕之乞丐團頭。於是囂聲又起。格蘭哥亞苦心經營之妙製。幾葬送於喧噪之聲浪。既百方引退。團頭而布爾播及諸貴人。又絡繹而至。羣衆勢利之目。幾於應接不暇。此馬利野少女。雖演於萬日之前。而自演者視之。則此萬目皆爲羣盲。然格蘭哥亞之心已碎。而面亦如死灰矣。

諸貴人中如加姆市之法官書記。衣冠粗獷。語言荒鄙。驢於儒雅。麗都諸公之間。如綏綏狐羣中來一野犬。其大聲自述姓名履歷。則爲製襪商姐克魄爾。此荒儉之狀態。乃獨爲衆所悅。而得其喝采。未幾檢查官及諸大學士又大至。然來者愈多。愈若與馬利野少女有宿仇。如持磁。

石以吸衆目之鐵也。者格蘭哥亞方神氣沮喪。而姐克魄爾之演說又起。姐克之詞曰。巴黎自由市民與地主諸君。今日非選舉獸王時乎。鄙意宜卽選舉。毋庸顧此枯寂無味之戲劇。此語一出。衆大歡呼。諸貴人強半退席。副教主則愴然不樂。頑劣之幼童一一躍登舞臺。跳擲往來。好事者則大索坐間。求一面目奇醜之人。舉爲獸王。格蘭哥亞雖極力指揮羣優。欲挽頽勢。顧如宣教於博徒興高采烈之前。寧有微效。未幾萬口狂笑一舉。而奇醜之獸王出矣。此獸王面如削成。四角之木板口黑如馬蹄之鐵。左眼斜上嵌於赤硬之額端。齒長如象鼻。巉出於寸厚之脣外。下頰細長。若彈指可斷。此人不獨人間無有。卽酆都地獄之牛頭夜叉亦恐望而卻步也。此獸王爲衆所擁出。觀者更笑不可仰。蓋其椰瓢巨頭戴一赤毛之高冠。肩胸間肉瘤纍纍。蓋佝僂也。左股粗脰。細右股細脰。粗跛曲之足。怪皴之手。若鄉里掏摸竊取各廟互殊之偶像。湊綴成此怪體。然其人亦有與醜態不相掩者。則甚有強力與勇氣之自然盎現也。

劇場中亦有識其人者。大聲告衆。謂是卽爲諾德且姆寺院撞鐘人。卡西摩德。於是嘲謔笑詈聲又大起。格蘭哥亞雖凝神壹志。與羣咻奮鬪。顧流盼此獸王。乃較周備。德亞大神。尤奇特。亦不能驚。

忽有一滑稽家越衆至。卡西摩德前。謂吾將不吝百元。以觀子飲食之狀態。若何。而卡西摩德不答。蓋卡西摩德種種殘缺之肢體。上帝若猶以爲平平。無奇而復益之。以聾。

獸王既得羣衆大喜。乃釀資爲購集世間最怪誕之服裝。飾之爲王。又令獸兄弟十。二人昇其坐輿。先繞裁判所一週。繼而巡行市中。

獸王既出。觀劇之衆銳減。所留餘者惟老翁幼童。格蘭哥亞方謂此爲熱心觀劇家。而市中歡笑之聲。傳於耳膜。此老翁幼童又離座出走。窗間復有一學生探首外望。忽大呼愛斯梅拉德。於是場內之人聞之。悉空羣馳去。

此時顧曲者已無一人。格蘭哥亞縱有熱心。亦難演之。以示空氣中之天神與微生。

物。況。俳。優。登。臺。墊。足。之。杌。椅。亦。爲。觀。愛。斯。梅。拉。德。者。所。持。去。格。蘭。哥。亞。乃。如。戰。敗。之。殘。兵。鍛。羽。失。神。最。後。亦。出。劇。場。而。去。時。適。已。日。暮。夕。陽。銜。山。格。蘭。哥。亞。于。於。市。街。之。暗。陬。挪。步。不。前。欲。歸。晤。居。停。主。人。則。房。金。已。六。閱。月。未。償。歸。必。受。苛。詰。而。囊。中。又。無。一。文。乃。朗。吟。乞。食。與。詩。人。貧。以。石。爲。枕。之。句。且。吟。且。行。不。意。衝。突。獸。王。之。鹵。簿。炬。光。燭。天。人。聲。沸。地。不。得。不。避。往。他。處。又。見。兒。童。篝火。執。旗。成。列。歌。呼。格。蘭。哥。亞。痛。恨。此。類。無。知。識。之。人。乃。不。靜。坐。劇。場。觀。乃。翁。精。心。結。撰。之。佳。構。顧。爲。此。無。謂。之。叫。譟。於是。復。取。間。道。行。近。寂。寞。蕭。颯。之。刑。場。

格。蘭。哥。亞。至。是。亦。感。暮。寒。之。凜。冽。齒。牙。相。擊。身。如。篩。糠。乃。往。就。刑。場。中。央。所。焚。之。篝火。取。暖。而。是。處。羣。衆。亦。栲。栳。圍。坐。成。人。垣。以。戀。火。之。故。不。能。復。退。遂。側。身。爲。微。針。縫。入。人。隙。則。見。火。與。人。之。距。離。間。露。一。片。空。地。此。空。地。上。一。妙。齡。少。女。且。歌。且。踊。格。蘭。哥。亞。一。日。不。平。之。憤。氣。至。是。乃。忽。爲。此。少。女。所。魅。而。消。洩。於。瓜。窪。大。海。此。少。女。色。雖。淺。黑。而。身。段。楚。楚。若。兼。備。西。班。牙。人。與。羅。馬。人。之。美。纖。削。之。足。著。窄。狹。

之靴。翩躚於舊波斯蓆上。一笑嫣然。汪汪含水之睛。黑白分明。愈增其媚。圍坐之衆。胥愕眙眩惑於女貌之鮮豔與舞態之婀娜。而此少女手持鼗鼓。擊聲蓬蓬然。應節而踊。旁視萬衆。若蒿蘆之受風顛倒。毫不介意。格蘭哥亞發聲歎曰。美哉女神乎。蓋格蘭哥亞縈迴於周備德亞大神失敗之歷史。故其片語贊諛。仍不離乎神之一字也。

稍頃。女頭左右偏作姿勢。髮際簪飾之鐵片。忽鏗然落地。格蘭哥亞遽然若覺。於是復返其詩人尖酸刻落之故態。出微語以詆之曰。誠哉其爲道旁鬻技者。

女復出雙劍。運動旋轉若飛。萬衆吞唾注視。若上帝所授之靈魂。悉絲絲出集於目光之波線。而此波線又倩倩欲仙。隨劍光以颯。倏上下散如霏雪。滾如晶毬。而忘其身之在何許。乃萬衆中尤有一三十五歲許男子。頸以下隱不可見。頸以上頭禿如雞卵。鬢邊有少髮。然白矣。額深刻。皺紋十許。目凹陷。若石洞之嵌入。巉壁握如火之熱情。坐化於羣頭攢動中。幻身爲空氣。以包裹密接於少女之四旁。而不可須臾離。

就如花之貌以推其似水之年。則少女當爲十六許。此二八之雛姝。年旣嬌小。藝復精妙。衆方歡喜讚歎不已。而深目之男。則笑顏忽斂。吸唇長噫。若有無限之不快。而此不快之因。卽起於衆人之歡喜讚歎也者。

少頃女疲稍休息。而此休息之事。亦爲衆所喝采。又有越前慰勞者。女陳謝已。卽振嬌聲呼曰。姐利爾安在。演藝乎。則見波斯席隅躍出一白色之小山羊。角與蹄皆鍍金。頸箍亦作金色。馴俯於女前。女問曰。今何月乎。山羊卽舉其前足。擊鼓一聲。蓋一月也。又問曰。今何日乎。山羊又擊鼓六聲。蓋六日也。復問何時。則擊鼓七聲。夜七時也。衆方紛紛贊羊之慧解人意。而斥爲魔法之惡聲亦起。發此聲者不問而知爲禿頭人。女聞之遽變色而慄。若有所嫌忌者。稍停。女復詔羊曰。爾其效聖燭節日巴黎市槍兵隊長基西治爾君之步行狀。以供衆覽。山羊卽矗其後足。人立。效嚴格軍人之步伐。惟妙惟肖。衆不禁失笑。女復曰。爾其效宗教裁判長姐克君之說教狀。山羊亦矗其後足。而前兩足則效人兩手。或平鋪其掌。徐向左右抄退。或以一拳擊手。或

雙指向天忽疾下若擊鼓作種種滑稽狀。衆復大歡。而禿頭人則又有上帝將降災禍以示罰之詈言。

女顧此禿頭人形狀可厭。卽歛顏復翻出其下脣。此下脣之翻出。殆爲婦人表示不快之常態。乃是時格蘭哥亞則復入窘鄉。以女戲終歛錢。已至其前。而自探囊中。乃無一物也。方女將至其前。先以黑白分明之媚目。秋波流盼。見者方魂消。而格蘭哥亞則汗大如豆。乃此俄頃間。足爲格蘭哥亞掩羞之救世主者。則有一老尼。隱於暗陬。忽斥女爲埃及蟲。不令近前。女聞此惡聲。稍忸怩。而格蘭哥亞卽乘機從人叢中縫攏而出。

老尼之詈聲既聞。頑劣跳擲之羣童。乃聞聲而稱之爲羅蘭塔之老尼。且有呼尼尙未晚餐者。於是羣童中有數人。因手無所持。亦譟躍以去。然此晚餐二字。震於格蘭哥亞之耳膜。方悟。竟日未食。腹忽如火。眼亦如金星之亂爆。汗又雨下。而冷然格蘭哥亞今日之窮境。供食者固無。而夜眠七尺之地。亦不知安在。

嗚呼。格蘭哥亞。苦矣。氣衰腹餒。方爲身世之悲悼。沈寂不語。乃忽聞少女異鄉之清謳。縹緲斷續。若清磬之發於空林。於是又魂遊天國。覺人間世實無此音聲之悠揚幽永。

第鸞鳳方吟。忽爲鴟梟之惡噪。橫風吹斷。則老尼又斥女爲地獄之蟲。勿令作響也。惟衆方傾聽入妙。惡尼之殺風景。羣起詬之爲餘氣之行屍。

女謳旣闌。惟星星之茅火。與夜氣爭寒。暖之疆界。而獸王之行列。忽蜂擁大至。松炬燿燿。照面皆作紅色。卡西摩德飾爲埃及王。橫坐馬上。得意滿面。若自墮胞胎以來。無此榮耀。其扈從之羣衆。瘖者。跛者。殘疾者。以及江湖賣卜。遊方僧人。強盜乞兒。儼雞摸狗。凡世界所有之雜色人種。無一不備。其醜惡亦配此巴黎第一之獸王。若唯之與阿。相去無幾。而毫無慚色。

此行列中亦有音樂。而其聲調則包合世間所有之音。而又無一音可合何樂譜之節。奏卡西摩德領此牛頭鬼怪而身爲閻羅。方鼓吹遊行中。忽至廣場之某巨柱下。

將據爲王殿。以朝拜羣醜。乃忽見一人。越朝班突至王前。取王手所執之鍍金木杖。折而爲二。卡西摩德將赫怒。乃細審其人。忽戰慄下殿。遽屈膝於其前。

以格蘭哥亞詩人記憶力之強。固諗此人爲詈叱愛斯梅拉德者。而審卡西摩德之呼聲。則其名似爲福羅魯苦羅德先生。爲寺院之法教師。此法教師既折其杖。又剝去其王冠。以卡西摩德之強有力。苟一指微動。則此先生當標退丈許。乃俯首帖耳。大類愛斯梅拉德之山羊。不敢稍動。觀者大以爲奇。

此先生一拍卡西摩德之肩。卡西摩德卽纍纍然綴其後以去。而牛頭鬼怪之扈從。以天王出奔。國衆無主。亦作鳥獸散。顧亦有尾追之欲觀其究竟者。卡西摩德怒目視之。兇光四射。若猛虎尾追者皆震恐而返。先生與王乃步趨相促。冥行黑暗中。倏忽不見。

格蘭哥亞旣詫爲異事。繼復傷心其晚餐問題。而愛斯梅拉德忽引其山羊將行。格蘭哥亞又不捨。力尾其後。女前行。路曲折若馴習。此貧詩人但以山羊爲目標。羊左

亦左。羊右亦右。女若知其尾綴。因回首示以白眼。格蘭哥亞亦自愧。離行稍遠。將至交道。忽山羊鳴鳴暴鳴。而二強暴者攥女以去矣。

格蘭哥亞義憤勃烈。遽蹕行至前。欲奮其枯瘠之吟腕。一擊沙叱利。而不審二人中一人乃爲卡西摩德。此卡西摩德鐵拳一揮。脆弱之詩人。乃如敗葉。隨風旋轉。仆落於道旁之泥溝。

斯時女雖嘶聲呼救。而暗陬黑夜。救女者何人乎。其奔逐相隨。啼聲吱然。亦惟一義僕之山羊。然使愛斯梅拉德果竟被劫。奪無他波瀾。則戲劇告終。而吾書亦可以擱筆矣。詎其時適一近衛弓隊士官。率十五六人。聞聲馳至。見狀卽搏縛卡西摩德。奪女而載之鞍上。其他一人。竟不顧被縛者。從旁道鼠竄去。

女旣被救。顧視此士官甚靦腆。於是先陳其謝辭。繼問姓名。士官答以菲伯奢德。伯答已卽捻其角翹之鬚。若有德色。前行至一處。女忽離鞍疾走。士官殊驚。而卡西摩德則是時急縛已竟。

溝中之詩人。一時雖人事不省。稍久亦漸漸蘇覺。而偶一繫念。卽爲被擄之少女。次復憶及卡西摩德。又一人爲福羅魯法師。斯時格蘭哥亞之腦海中。忽現豔如天仙之少女。忽現兇如夜叉之惡人。出沒起伏。無片刻寧靜。而五臟之飢神。亦隨時恭具手版。敬候起居。欲從溝中出乎。則將何往。而手足亦綿軟。不出乎。則長此泥中。亦將爲龜鼈所笑。方此沈思纏綿之際。忽覺身畔蓬蓬如火發。則其近旁幸災樂禍之無賴。將積薪焚此溝中之臥者。此貧病之詩人。旣入驪山之坑。又遭秦火之焚。亦不耐此炮炙之死刑。遽引吭疾呼。而此二三無賴。倏驚走四散。格蘭哥亞亦拔足出溝。盡力疾馳。稍頃氣喘汗下。略跂息。則茫然不辨路徑。亦不知地爲何名。

巴黎古昔。不如今日之繁華。而市中有謂貧民窟者。則於莊嚴皇都之中。別構一魔世界。其道途如蚓曲。蛛絲屈隘。錯雜格蘭哥亞。僅向無火處疾馳。不期遽止於此。方曹愕間。忽道旁突出一璧者。張手索錢。格蘭哥亞斥以無。將行。又遇一手足不具。卓杖以行者。哀乞一文。復詈之。又將行。則又遇一頰鬚鬚之瞽人。苦求不已。格蘭

哥亞不耐疾行過其前。而此三人者又疾走及之。三面環繞。強聒不捨。格蘭哥亞無奈。遽狂奔。此三人亦以非常速力。追及之。稍諦視。則蹙蹙者已不蹙。蹙蹙者目光如琉璃。卓杖者手足固完好。蓋皆貧民窟中有名之惡人也。

三人既圍繞格蘭哥亞。復擲掄之曰。蠢物。汝逃將焉往。格蘭哥亞窘極。不知所爲。卽問曰。此究爲何地。蹙蹙者言曰。此爲不思議之宮殿。然既可美。爲宮殿。又可目爲極恐怖之魔窟。此間往來無一正人。凡警官入者不得生出。乃強盜賣淫殺人諸種罪惡所晶結之藪澤也。汝知之。又將何爲。

格蘭哥亞方茫然四顧。僞蹙蹙者發言。其速致之頭目前。三人於是或擇其手。或突其腰。而格蘭哥亞身不由主。遂牽入於如地獄之酒店中。入酒店。則所見幾非人世。僞廢兵。僞殘疾。兇目狗臉之江湖遊方。笑聲。怒呼聲。擲杯聲。拳桌聲。如萬犬之聒噪。觀之作嘔。逆聽之泔泔然。頭汗如雨下也。

店之隅有一火爐。爐旁置一大桶。上坐一乞兒。是卽頭目矣。三人引格蘭哥亞至桶

前。若獻新俘虜於統師。乞王顧令去囚帽。三人者以掌擊其首使帽墮。乞王又大聲問汝爲何人。格蘭哥亞大震。繼諦視。乃知所謂乞王者。卽日間擾亂劇場之苦巴團頭。此時格蘭哥亞若遇舊相識。卽用伶言詢之曰。吾將稱君爲君乎。先生乎。大將乎。抑頭目人乎。乞王言曰。任若何稱。均無礙。汝有何申述者。其速申述。格蘭哥亞言。吾須申述乎。乞王曰。然。凡入此國者。非出罰金。卽爲偷盜或乞丐。任擇其一。格蘭哥亞言。吾爲詩人。乞王言。若是者應處以絞刑。格蘭哥亞大驚。卽哀聲長呼曰。吾實爲詩人名格蘭哥亞。亦卽今日裁判所演劇之作曲者。乞王言。汝誠作曲者。則此仇尤不可不報。若免汝絞刑。則世間將多一蠹耗米穀。格蘭哥亞聞言不覺屈膝。求貸一死。哀懇之辭。無所不至。乞王頑若不聞。詢能爲吾同類乎。格蘭哥亞曰。能。願入短刀會乎。曰。願爲自由團團員乎。曰。爲。置籍符牒國國民乎。曰。置籍。乞王言。若是仍宜處以絞罪。格蘭哥亞情極投地無數。如羊之就屠。哀鳴嗚嗚而鳴聲甚慘。良久。乞王色稍霽。復詢曰。汝真能爲吾同類乎。格蘭哥亞言。此固欣喜過望者。乞王言。若是其試驗。

則見羣無賴昇二木柱至。柱有二足。上橫一木。木垂一繩。繩上縛一絹製偶人。偶人之頸足滿繫以鈴。繩動則鈴鳴。靜則止。乞王乃命格蘭哥亞至柱前。一手執繩。一手取偶人衣袋中之錢囊。取出復置入。一時間三十次。鈴鳴者死。不鳴者令置。籍符牒國民。格蘭哥亞以生死呼吸亦不暇顧。四座笑聲。卽從事試驗。詎第一次卽鈴聲琅然。而格蘭哥亞之死期至矣。於是有執行死刑者三人。引格蘭哥亞至室隅就絞刑。嗚呼。格蘭哥亞斯時面色已如死灰。勉力挪步。竟繩不能前。一足若有千鈞之重。自審頃刻離此人。世將面謁周備德亞大神。訴其冤苦。而苦巴乞王忽念及此間尙有一習慣。猶未履行。其習慣卽於殺人之前。呼集羣女詢其有無願以此人爲夫之法律。於是乞王復發言。格蘭哥亞今已爲汝生命之最後五分鐘。然尙須問汝者。汝欲以飄泊無家之女爲妻乎。抑以繩爲妻乎。格蘭哥亞不知所答。然竊幸其死期尙有須臾之猶豫。

乞王之口笛一鳴。則老者少者。村者俊者。婦女無慮十數。羣集桶前。乞王乃宣其最

莊嚴之綸音曰。汝等羣雌。有欲以彼僮爲雄者。其速言。

諸婦女中有年五十餘。猶滿塗鉛粉者。有滿面蜂窩。碩腹如斗。汙油漬衣者。有年雖稍稚。而營養不良。面色蒼白。出一指如鼓槌者。乃一顧格蘭哥亞。皆左右搖頭作三十度弦運動形。噓鼻氣如笛中有一人。上衣片片作蛺蝶飛。胸乳皆見。至前翻格蘭哥亞之上下服。問曰。汝錢囊安在乎。曰無一文。汝帽安在乎。曰被擄去。汝靴安在乎。曰吾踵已見。貧婦大睡。作怪聲以去。而格蘭哥亞至是。祇有服從此間規則。引領待絞了無他望。

格蘭哥亞方瞑目間。忽聞有高呼愛斯梅拉德者。驚視則見一日中饑困皆忘。念念不置之愛斯梅拉德。嫋嫋然引其山羊。徐步出現於此羣污穢穢之所。受斯拉梅德一顧。格蘭哥亞曰。此人絞乎。乞王曰。然。汝得無欲以彼爲夫耶。此少女仍照例翻其下唇。然俯首少頃。意良不忍。即毅然曰。吾至欲以彼爲夫。格蘭哥亞驟聞此言。殊出意外。其驚喜之極。真不知是悲是樂。頃刻間頓忘其生命。